

<<工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工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11882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1188X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有欲以文学样式为中国工人写史立传的人吗？

鲜有闻听。

耳濡目染的是，农村题材的长篇文本一如黄土地上的庄稼，长势凶猛，风乍起，吹涌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浪到沙滩上。

放眼泱泱中华，上下五千年，尽是农业文明发展史，源远流长，乃播种一切文学作品的肥沃土壤。

这原本怪不得谁，中国的工业社会委实来得太迟太晚。

自1865年9月20日(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)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始，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，迄今连头带尾仅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而已。

先前，盘古开天地，历秦汉、经唐宋、过元明，皆为小作坊工场耳。

其实，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已经足够。

那，为什么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直如凤毛麟角？

或许，因为不那么熟悉工厂生活，因为不那么知道工人在做些什么，在想些什么，在创造些什么？或许，因为过于描述绝大部分读者看不懂的生产过程流水线，鲜有成功之作，便知难而退？

或许，还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溅湿了人们的衫裤，眼中只剩下了天圆地方的“商品”，遗失了作品？

或许的或许的或许，这些理由统统不是理由的理由。

然而，总归要有人去做，哪怕一败涂地，哪怕悲摧不已。

当下，中国的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大踏步前进，在文学创作的朗朗乾坤中，“工人”的英雄史诗岂可或缺？

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尝试呢？

我们有长达四十余年工厂生活的积淀，我们有新生代作家与时俱进的创作理念。

否则，对于以码字为命的我等之辈而言，岂不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？

即使这次尝试不那么成熟，不那么成功，我们也愿意自讨苦吃——因为喜欢，因为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苦而无憾。

我们知道，天底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，现在，只不过增加了一个字：“工”。

于是，从酝酿构思到搜集资料，从大纲到成书，历时十年又二载，我们终于完成了面前的这《工人》三部曲。

我们写了百年工人，终究，是写了一座不朽的城市：上海。

是为序。

2012年10月18日

<<工人>>

内容概要

作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，上海近百年来的历史，既是革命与战争频仍的历史，也是工业现代化和产业工人崛起壮大的历史。

《工人》一书通过一个工人世家祖孙几代的命运沉浮与爱恨情仇，以上中下三卷，百余年的时间跨度，近百万字的篇幅，展现了上海工人阶级萌芽、崛起、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《工人》由管新生、管燕草编著。

作者简介

管新生，江苏淮安人，66届初中毕业生，1968年分配进入上海铝材厂，当过炉前工、教师、工会干部。

1991年开始为自由撰稿人。

17岁发表第一首诗，33岁发表中篇处女作《生活的长河》。

出版长篇小说《太极门》、《英雄无泪剑有泪》（上下册）、《兄弟时代》、《龟蛇盗》、《演艺圈女孩》、《犹太贞女劫》，中篇及连载小说《啊，拳王》、《在中国，有这样一起案件》、《刑警日记》、《犹太历险记》、《一九七六年的荒诞之作》、《无法回头》等，电视连续剧剧本《龟蛇盗》、《风荷怨》、《生命的太阳》、《假恋真婚》、《上海秘密战》等。

3集电视剧《闯荡者》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“自学成才”奖，《兄弟时代》获第十四届华东优秀文艺图书一等奖，话剧小品《上海即景》获第九届上海十月剧展银奖和第十一届中国曹禺戏剧奖三等奖。

管燕草，1978年生于上海。

现于上海戏剧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。

上海淮剧团专业编剧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，上海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。

2006年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化新人提名奖、第二届上海文广新人奖。

关于：管燕章作品，《一个高三女生的日记》《上海酷哥》、《长大的快感》、《38C情感的滋味是什么》、《我被帅哥撞了一下腰》、《浪漫像仔裤一样飘扬》、《靠近我》……

书籍目录

序自序第一卷 天之光(1906—1930) 管燕草第二卷 地之光(1930—1949) 管新生第三卷 人之光(1949—2011) 管新生《工人》后记后记

章节摘录

武家根是跟随着众多工友的步伐走出这间屋子的。

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幽暗的房间，坐落在弄堂最深处的拐角，很是隐蔽。

这里现在成了工人夜校临时上课的地方，很多工友一下班便来到这里。

武家根原本是不打算跑来上什么工人夜校的，在码头上扛一天的大包本来就够累的了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，完全是因为跟他住在同一个阁楼的朋友：张小海，他是被生拽硬拉来的，今晚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听课。

武家根小时候在苏北老家读过几年私塾。

武家几代都是手艺人，在水闸镇上经营着一片祖传下来的铁匠铺子，兴许就是凭着打铁的生计，家人才能勉强让武家根走进私塾先生的学堂。

在他的脑海中尽是爷爷赤裸着上身打铁的画面，那被炉火映得通红的胸膛，不时顺着脸颊淌下的汗珠，偶尔滴在滚烫的生铁上，发出“嗤嗤嗤”的声响，而爷爷紧握铁锤的手是那样有力、厚实，手上的茧子一层层的，像一座座盘起来的小山丘。

小时候，武家根最害怕爷爷伸手来拉住他的小手，那样会很疼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爷爷、奶奶、母亲都是清晰的，唯独父亲，留给他的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他一直很努力地把那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记忆的最深处，似乎害怕有一天会被自己弄丢。

然而，父亲说话的声音，走路的模样，甚至长相，对武家根来说是一片空白。

母亲自他记事起便告诉他，父亲在他四岁那年去世了，而且母亲很忌讳谈及父亲，幼年时一次他无意地说起，竟惹得母亲躲进屋子偷偷地哭泣起来，从那时起他便知道“父亲”这两个字对母亲而言意味着的是悲伤和痛苦。

若不是因为几个月前的一次突发事件，武家根至今仍然在苏北的那片铁匠铺里安分守己地打着铁，又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上海来呢？

那时，传言突然从做生意回乡的镇民嘴里逸了出来，说是在上海的马路上看到了武家根的父亲，一夜之间蓦地传遍了小小的水闸镇，传遍了乡里乡亲们的心头，更打破了武家的平静，激起了武家人内心的涟漪。

很快，它成为邻居茶余饭后偷偷谈论的话题，他们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有意无意地打量着武家人。

武家根有很多次欲开口询问母亲，死去的父亲怎么会突然复活了？

而且是在一个被唤作“上海”的陌生地方。

但每次话到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地吞咽了下去，这样的局面足足维持了有半个月之久。

直到那个黄昏，武家根至今都记得，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昏，奶奶毫无先兆地将武家根拉到了身边，打量了他许久才开了腔，她说，阿根，去趟上海吧，把你爹给找回来。

武家根的嘴吃惊地张成了鸭蛋状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奶奶，他在一瞬间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。

他回转过头看了看不远处正坐在床边的母亲，母亲此时正在轻拍着他的儿子武伯平小小的身子，她宛如什么也没有听见一般，很是专心地哄着孩子入睡。

奶奶又补充着说了一句，你爹并没有死，当年跟了一个外乡人走了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奶奶说这话的时候，武家根注意到母亲拍打武伯平的手足足在空中停顿了好一会儿。

武家根想了想，依然没有回过神。

外乡人？

究竟是怎样的外乡人呢？

难道……是女人？

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都知道的事情却唯独要隐瞒他一个人？

而且还隐瞒了这么多年！

他喃喃地开口叫了一声，妈？

半晌，母亲用一声低沉的叹息作了回答。

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的爷爷咳嗽着从板凳上站起了身，一边捶着腰，一边朝着里屋走去。

<<工人>>

武家根看着母亲的侧影，一时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，他又唤了一声，妈…… 母亲依然没有抬头，只听她说，你明天一早就走，船票给你买好了。

武家根正欲开口问有关父亲的事情，母亲又一次说话了，当年，他跟着一个革命党走了，这事，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死，不好说，镇上也没别人知道，只知道他是跟着外乡人去做生意了…… 母亲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，去睡吧，不早了。

武家根站在原地没有动，母亲的话在他的耳边低低地回旋着，他怎么也没有料到，父亲还活着，当年居然是为一个闹革命的外乡人抛下了母亲，抛下了幼小的他，抛下了爷爷奶奶，抛下了镇上的这个家。

现在想来，家人对他守口如瓶并非毫无道理，若是不将真相隐瞒，幼年的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交好的朋友。

即便是现在，“革命党”平素对他而言只是偶尔听乡里乡亲提到过，离得很遥远，他是在铁匠铺里长大的，“革命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从来就没弄明白过。

就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奶奶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，别想了，睡去吧。

若真是有缘做父子，便能找见，找见了，就让他回来看看他爹他娘，我们都这岁数了，也没几年活头了，他的心真那么狠啊…… 奶奶一边叹着气，一边朝里屋走去。

奶奶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低低的，可是落在武家根心里却好像大铁锤打在生铁上一般，他的眼睛竟感觉到微微有些湿润了。

武家根也走向了里屋。

他知道奶奶和母亲都是坚毅固执的人，所以他从小就特别听话，从不敢违背她们的意愿，既然一家人都让他去上海，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了。

第二天，天还不曾亮，母亲便叫醒了他。

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母亲那红肿的充满血丝的眼，他猜想她一定是彻夜未眠了，而且还哭过。

果然，她在一旁拿出包袱，说是已经为他收拾好了，里面有几双新纳的鞋，还有做好的干粮。

听着她的话，武家根在心里责怪自己过于粗心，前几日他便看到她在灯下纳鞋底，原来早就开始为他准备着了。

P8-9

后记

一直想写《工人》，但始终没能鼓起勇气。

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对工人这个题材还没有十足和完全的把握，虽然前两年也写了一部工业题材的中篇小说《春似走马灯》，在杂志上发表并被转载了，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为之写了评论，受到了圈内外的的好评，但我觉得自己仍处于酝酿和积累之中。

因为我知道，想要驾驭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，终究并非易事。

然而，我的父亲却无比坚定，好多年前他便想写这个题材，这个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起来，因为那是他所熟悉的生活，因为“工人”仿佛成为了他的代名词，因为他想为“工人”正名一些东西，“工人”似乎成了他的某种责任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着书橱里端放着的那13本自己创作并出版了的长篇小说，心中不知为何猛然抽动——那些书大多是白领小说、青春文学，从我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一个高三女生的日记》，到2011年的《偷窥男女的双重自白》。

我难道只能写青春文学吗？

难道只能刻画我所熟悉的那些人物吗？

难道我的作品只能给年轻人看吗？

不，一定不是这样！

我面临着转型。

如同我们当下的时代，正处于大转型的关头。

好在，我已经有了《春似走马灯》的尝试，该是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的时候了！

于是，我决定写《工人》，我决定写以前从未触及过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，我决定突破和超越自己。因为任何题材的文艺作品，说到底，它的根本便是刻画人，揭示人性，展示人性的善或恶，尤其在当年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，更能凸显人的本质，矛盾更为突出，冲突更为尖锐。

如此一想，工厂忽然便成为了一个很给力的载体。

我虽然没有在工厂做工人的直接体验，但我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间接接触了解工厂生活工人生活，比如去工厂下生活采风，比如书本，比如档案，比如当下在厂里做工人的朋友，还比如我那有着四十余年工厂生活积累的父亲。

有时，劣势也会转化为一种优势，比如我可以不太拘泥于工厂，比如我可以不太拘泥于那些机器操作和工艺流程，于是创作的空间豁然变得很大。

何况，与父亲一同创作三卷本的工业史诗长篇小说，之前从未有过，以后也未必还会有，虽然我知道那注定了《工人》三卷本会风格迥异。

但风格大相径庭，岂不恰恰可以体现我们旨在凸显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语境变化吗？

这，也正是我们的追求所在。

下一个决心很容易，但是，将决心变为作品，就有些难度了。

因为我所要描绘的那个年代太过久远，自1906年到1930年，这期间的中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，民国的成立，中共一大的召开，五卅运动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……那时候的上海工人中有无产者，有破产农民，有革命者，也有帮会成员……在着手创作之前，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当然我根本无法采访到当年直接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的同志，只能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素材和线索，形成构思。

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那便是创作这部小说能让我重温上海的历史，重温工运的历史，重温中共的党史，完全是一个向历史致敬的难得机遇！

好在我以前创作过长篇电视连续剧《南下》，去往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采访过不少老首长、老革命、老军人以及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老领导，有过些许的积累。

随着构思的成熟，那些我想要在《工人》中塑造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，我发现自己的欲望也变得愈来愈强烈——我要通过手中的笔刻画、描绘那些工人形象，因为有一点是相通的，他们和当下的年轻人一样，怀揣着梦想和激情来到上海，因为上海原本就是一个给人们展示梦想的城市！

<<工人>>

是啊，一群生活在底层的鲜活小人物，一段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和一座东方的大都市，那便是我想要写的。

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，他们在这里真实地活过，爱过，恨过，哭过，追寻过，执著过，挣扎过，欢笑过，更奋斗过。

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文化特质。

我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我文化的根也牢牢地扎在这里。

我和每一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一样，每天都呼吸着上海的空气，行走上海喧哗的大街小巷，穿梭于拥挤的上海地铁站……这是当下的上海，然而上海有着她特有的记忆——她曾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红色圣地，她，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！

然而，那些红色的记忆却常常被文学作品中的“百乐门跳舞厅”、“帮派械斗”等旧上海的形象等同、替代。

我觉得，作为作家原本就肩负着书写城市的历史使命，这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，即便已被当下的很多作家所遗忘。

当然，之所以被遗忘有很多的因素，譬如：市场有吗？

读者在哪里？

销量如何？

我知道，选择写工业题材，况且是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，多少有点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意思，它面临着创作难、出版难、市场更难的局面，而那些都市情感类、悬疑魔幻类、宫廷穿越类等题材的小说一不小心便畅销了起来，谁都想“不吃力又讨好”，于是才发展到了今天——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处于越来越艰难的困境。

所以，在这里我们要由衷地感谢上海文化基金会的资助！

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大力扶持！

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的独具慧眼、辛勤付出！

感谢每一位对《工人》默默支持和关心的老师！

没有你们，也就没有今天《工人》的出版和面世。

如今，小说写就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那便是我们很努力很艰辛很坚定地创作的这三卷本《工人》能走得远些，再远些，为更多的人所喜欢！

是为记。

2012年10月，于上海寓所； 夜观浦江，三两点渔火。

<<工人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工人世家爱恨情仇的故事，因上海的舞台而更加精彩。

——孙颖(著名作家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) 海派文学两个传统，一个是繁华与靡烂同体共生；另一个是现代工业中工人力景的生长。

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。

所以管新牛父女联袂而作的长篇小说《工人》，是我期待已久的。

陈思和(复旦大学教授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<<工人>>

编辑推荐

《工人》是管新生、管燕草父女反映上海近现代工人阶级命运的长篇小说。小说叙述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，力求体现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命运。第一卷“天之光”写1906—1930，第二卷“地之光”写1930—1949，第三卷“人之光”写1949—2011。前两卷中的父子两代主人公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如与革命者、国共两党人士、资本家、帮会人物，以及情侣之间的交往故事，生动地展现时代的风云际会和工人的遭遇命运。第三卷“人之光”的重点是写国企改革，三卷小说写的是祖孙三代至第四代的工人家族的生活和斗争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